

米约芭蕾舞剧《世界的创造》交响化创作技法研究

王悦凯

白俄罗斯国立文化艺术大学，白俄罗斯明斯克市，220007；

摘要：本文以达律斯·米约的芭蕾舞剧《世界的创造》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其核心艺术成就——交响化创作技法，研究旨在超越传统芭蕾配乐的分析框架，通过解析作品内在的结构逻辑与独特的管弦声响，深入探讨其如何实现从场景音乐到自主交响表达的审美跃迁。文章将依次审视其宏观交响结构的重建、核心动机的交叉发展、特色配器与现代语汇的融合以及爵士元素与交响语境的统合，最终揭示米约如何赋予这部芭蕾音乐以独立的交响性品格与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关键词：米约；《世界的创造》；交响化；结构逻辑；管弦声响；创作技法

DOI：10.64216/3080-1516.25.08.060

引言

二十世纪初，音乐艺术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传统的体裁边界不断被突破与重构，达律斯·米约的芭蕾舞剧《世界的创造》正是这一时代的杰出产物，它远非一则简单的创世神话配乐。这部作品的核心价值与独特性在于其成功地将芭蕾音乐的描绘性，与交响乐严谨的结构性和丰富的表现力融为一体，实现了一次重要的审美飞跃。本文的研究正是立足于这一“交响化”的核心命题，旨在深入剖析其创作技法的内在机制，以期更全面地理解米约如何在此作品中平衡戏剧需求与音乐自主，从而奠定其在现代音乐史上的独特地位。

1 价值阐释：从芭蕾音乐到交响化表达的审美跃迁

传统意义上芭蕾音乐的核心功能在于服务于舞台叙事与舞蹈动作，它的结构受到场景切换和肢体语言的严格限定，音乐的情绪、节奏与段落感需与视觉元素紧密贴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其艺术完整性是依附于舞蹈而存在的。然而在《世界的创建》中，米约展现了一种超越单纯伴奏角色的雄心，他进行的正是一种深刻的交响化再造，这带来了审美层面的显著跃迁，

这种跃迁体现在音乐结构的内在逻辑上。交响化的思维要求音乐摆脱零散的、场景化的拼贴状态，构建起一个自成一体、具有内在驱动力的有机结构，米约通过核心音乐素材的提炼、发展、变形与贯穿使得整部作品尽管仍保留着芭蕾的段落划分，但其内部却由一股连续不断的音乐能量所推动。各个部分不再是孤立的舞曲集锦，而是成为了一个宏大叙事中的不同章节，彼此呼应，共同演进，赋予了音乐脱离舞台后依然能够独立存在的

骨架与灵魂，听众即便不看舞蹈，也能在纯粹的听觉体验中感知到一部完整音乐作品的起承转合与情感起伏。芭蕾音乐常以色彩的鲜明与节奏的突出为首要追求，而交响化表达则更注重织体的层次、声部间的对位与和声音响的纵深，米约调动了丰富的配器手法，让不同乐器组别进行对话、交织与融合，构建出复杂而多变的音响景观，使得音乐的表达不再停留于表面的情绪渲染，而是具备了更细腻的刻画能力和更丰富的心理暗示^[1]。

2 现存研究困境与创作技法分析的关键问题

2.1 芭蕾配乐与交响化结构之间的张力分析不足

当前研究的首要困境在于对作品中固有张力分析的简化，许多讨论或倾向于将这部作品直接归类为一部“交响芭蕾”，或仅停留在指出其具有交响性特征，却未能深入剖析“芭蕾配乐”的实用属性与“交响化结构”的艺术自主性之间存在的微妙而持续的张力。米约并非简单地用交响乐的规则去覆盖芭蕾音乐的要求，而是在两者之间进行了一场富有创造性的协商。一方面，音乐必须回应舞蹈的即时需求：明确的韵律支撑、清晰的乐句划分以配合动作以及为特定场景营造氛围。另一方面，交响化的抱负又驱使作曲家打破因服务舞蹈而可能导致的音乐断裂，追求跨乐章的连贯发展和深层的动机统一。内在的矛盾构成了米约创作的核心挑战，也是其才华的体现，然而现有研究未能清晰地描绘出作曲家是如何在具体音乐段落中解决这一矛盾的。例如，他如何在一个看似简单的舞蹈节奏型之下通过和声的微妙变化、对位线条的悄然引入或配器色彩的逐步过渡，来维系交响化的叙事线索？对这种创作中“妥协”与“坚持”并存的动态过程缺乏精细的追踪，使得我们对米约交响化

技法的理解流于表面，未能触及其在限制中寻求自由的真正精妙之处^[2]。

2.2 米约个人风格与时代语境解读不够深化

第二个关键问题在于对米约交响化技法的讨论时常与其独特的个人风格以及广阔的时代文化语境相剥离，米约是一位创作风格极其多元的作曲家，他在《世界的创建》中所展现的手法，是其个人艺术观念在特定委托下的集中体现。若脱离其整体创作脉络，分析便容易陷入就事论事的技术罗列，我们需要追问这部作品中的交响化思维，与他在其他体裁（如室内乐、交响曲）中的实践有何异同？他那种常常将简洁的旋律、复杂的复调与当时流行的爵士语汇融为一体的独特笔法，是如何具体服务于并最终塑造了这部芭蕾的交响化面貌的？更进一步，个人风格的形成与选择又与二十世纪初期的艺术思潮紧密相连，那个时代正是欧洲艺术界对“原始主义”产生浓厚兴趣，并对自身传统进行反思与重构的时期。《世界的创建》选题本身即是对“创世”这一原始主题的现代回应，米约的音乐语言——无论是其对节奏活力的强调，还是对音响本真感的追求——都不可避免地与这一时代语境产生共鸣。他的交响化处理是否可以看作是以现代音乐的方式，对“起源”主题进行的一种精神诠释？现有研究未能将技法的分析提升至这一文化哲学的高度，未能深入解读其交响化创作不仅是形式上的需要，更是一种时代精神与个人气质在艺术创作中的深刻契合。缺乏纵深解读让我们便难以全面把握这部作品在音乐史上的真正分量与其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3]。

3 米约《世界的创造》的交响化创作技法解析策略

3.1 从结构逻辑切入——构建作品的交响化分析框架

3.1.1 交响化音乐结构的宏观重建

宏观重建的第一步是识别并理解作品的整体布局如何超越了简单的场景配乐组合，形成一个具有交响乐般张力和进程的弧形结构，我们不应将作品仅看作一系列描绘“混沌”、“植物创造”、“动物诞生”等场面的独立段落，而应审视这些段落是如何通过音乐手段被组织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4]。例如，我们观察整部作品在调性、速度和织体上的整体规划，尽管米约的调性语言是现代的，但他依然运用了调性领域的对置、回归与

转换，来构建一种类似于传统交响曲乐章之间的逻辑关系。作品从一个具有不确定调性的“混沌”意境开始，随着“创造”过程的推进，调性逐渐变得清晰、稳定，最终在一个明确而光辉的调性上结束，这个过程本身就模拟了交响乐从冲突到解决的宏大叙事。同样，速度的布局也非随意安排，各个部分的速度变化能构成一个内在的、具有动力演进关系的序列，快板、慢板、谐谑曲般的段落相互交替、呼应，形成了类似交响套曲的速度对比与平衡原则。通过宏观的视角，我们便能将二十多个短小的芭蕾场景重新解读为几个更大的、功能各异的交响性板块，从而把握住其音乐建筑的整体轮廓与驱动力。

3.1.2 动机材料的交叉发展研究

在确立了宏观结构之后，我们需要探寻贯穿这一结构、赋予其高度统一性的核心要素——动机材料及其发展手法，这是交响化思维最精髓的体现。我们需要像侦探一样，在全曲中追踪一个或数个最核心的、极具特性的短小动机，动机可能最初出现在描绘“混沌”或“生命萌芽”的段落，它们通常结构简洁，但蕴含着丰富的节奏与音程潜力^[5]。随后我们的研究重点便是观察这些原始细胞如何在整个作品中渗透、生长与变形，例如一个在开场由低音提琴奏出的、包含三度音程与特定节奏型的动机，在描绘“植物生长”的段落中会由木管乐器以更快的速度、更明亮的音色奏出，传递出欣欣向荣的意味；在“动物之舞”的章节，同样的动机可能被改变节奏，变得更具动感和冲击力，甚至融入爵士乐的切分节奏；而到了最终赞美“人类与世界”的辉煌场面，这个动机或许会以放宽的时值、饱满的全体奏音响，蜕变为一首庄严的颂歌。交叉发展研究要识别出动机在各种场景下的“外貌”变化，更要深入分析作曲家所使用的具体技术手段：他是通过改变节奏、调整音程、变换配器，还是通过复杂的对位手法将多个动机变体同时结合？通过这样细致的追踪，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米约是如何让这些有限的音乐素材，像生物有机体一样，跨越芭蕾场景的界限，不断演化、交织，最终编织出一张覆盖全曲的、紧密交织的音乐网络。

3.2 从管弦声响切入——揭示色彩化与交响化的耦合方式

3.2.1 米约特色配器法与现代管弦语汇的融合

米约配器艺术的核心在于打破传统管弦乐以弦乐群为绝对主导的混合性音响模式，转而追求一种更为透

明、清晰,且色彩对比强烈的线性织体,他常将乐队视为一个由众多独奏家组成的群体,精心设计每一声部的独特音色并让它们以点描或对位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例如他惯于使用木管乐器的高音区来表现锐利、明亮的光感,用铜管乐器加弱音器来制造一种带有金属质感的、并非完全柔和的朦胧音色。对于弦乐声部,他则经常将其拆分,要求不同乐器组或以特殊的演奏法——如靠近琴马演奏产生冰冷而稀薄的音响,或在指板上弹拨出干涩的效果——来贡献出非常规的色彩点。特色配器法与现代管弦语汇的融合直接服务于交响化的戏剧表达,比如在描绘“混沌”或“生命初萌”的段落,我们听不到传统的、厚重的弦乐齐奏,取而代之的是低音提琴持续的低吟、竖琴零星的滑奏、短笛尖锐的短促音型以及钢片琴晶莹剔透的音点。音色各自独立,仿佛宇宙初开时分散的星云,但它们在节奏与和声张力的组织下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静态等待与潜在动力的音响空间。而当音乐推进到“创造完成”的辉煌顶点时米约并非简单地让所有乐器齐声轰鸣,他采取一种“阶梯式”的织体构建:先由木管组奏出核心动机,随后铜管组以块状和声叠加进来形成支撑,而弦乐组则可能被分配以快速流动的音型或持续的高音长音,从而营造出一种既有磅礴气势,内部层次又无比分明的立体化音响。将色彩线条清晰分离再加以复调化组合的手法使得音乐的每一刻都充满了丰富的听觉信息,色彩的变化直接参与了音乐的叙事与结构进程,实现了色彩化与交响化的有机统一。

3.2.2 爵士元素与交响语境的有机统合

《世界的创造》另一个革命性的创举在于它将当时仍被视为“民间娱乐音乐”的爵士元素,毫无痕迹地纳入了严肃的交响语境之中,统合绝非简单的引用或贴标签,而是进行了深度的消化与重构。米约所汲取的主要是爵士乐的灵魂——布鲁斯调式特有的忧郁感与暧昧的“蓝调音”以及拉格泰姆音乐中那种充满活力的切分节奏。

在作品中,米约并非直接照搬一个完整的爵士乐队编制或现成的曲调,而是将爵士乐的基因巧妙地编织进传统的管弦乐织体。,他将萨克斯管家族正式引入交响乐队并赋予其旋律主体的地位。萨克斯那兼具金属亮度与木质温暖的独特音色,在木管与铜管声部之间建立了一座新的桥梁,当其吹奏出带有布鲁斯风味的下行旋律

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兼具都市感与原始生命力的情绪便油然而生。在节奏层面,米约大量运用了复杂的、打破常规强拍规律的切分音型,例如在描绘“动物之舞”等充满原始生命动力的段落,我们可以听到钢琴和打击乐声部持续地演奏着拉格泰姆式的节奏背景,而弦乐和木管的旋律线条则与之形成精巧的节奏对位,这种节奏层面的“错位”与“碰撞”产生了持续不绝的听觉张力与向前驱动的能量。这些爵士元素并未破坏交响语境的严肃性与结构性,恰恰相反,切分节奏所带来的动力成为了推动音乐发展的引擎,而布鲁斯音调所蕴含的情感深度,则丰富了交响乐的表现范畴。米约成功地将爵士乐的语言——其节奏、其调式、其特定乐器的音色——转化为自己现代管弦语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不是在交响诗中“插入”一段爵士乐,而是用交响化的思维来“消化”并“重述”爵士乐,使得这两种源流不同的音乐语言在《世界的创造》中达成了高层次的、创造性的融合,共同构筑了这部作品独一无二的音响标识与交响化的内在动力。

4 结束语

通过对《世界的创造》交响化创作技法的系统剖析,我们清晰地看到米约的成功并非偶然,他凭借对音乐结构内在逻辑的深刻把握以及对现代管弦乐色彩,包括爵士元素的大胆而精妙的化用成功地构建了一个既服务于芭蕾叙事,又具备高度自足性的交响音响世界。这项研究深化了我们对这部特定杰作的理解,更揭示了二十世纪音乐创作中一种重要的趋势:即不同艺术门类与音乐源流之间创造性融合的无限可能。

参考文献

- [1] 吴玥.米约艺术歌曲和声技法探究[J].当代音乐,2024,(05):13-16.
- [2] 孟思宇.达律斯·米约《室内交响乐》第四首复调技法探究[J].牡丹,2023,(24):74-77.
- [3] 王文静.米约钢琴组曲《忆巴西》的音乐风格与演奏技巧探析[D].西安音乐学院,2023.
- [4] 王胜.米约《世界之创造》曲式结构研究[D].哈尔滨音乐学院,2020.
- [5] 甘甜.《古典时髦:音乐、时尚与现代主义》译著及书评[D].上海音乐学院,2017.